

IZUOJIAZIXUANCONGSHU

·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·



# 李准小说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DA

I247.7  
512  
3

---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---

李 准 小 说 选

---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

A 868968

---

责任编辑：徐 靖  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戴卫  
封面题字：何应辉

**李 准 小 说 选**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     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    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15.25插页5字数326千  
1981年11月第一版      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5,900册

---

书号：10118·479      定价：1.41 元



作者近照

## 出版说明

收在本书的作品，大都是李准的名著。其中有他五十年代写的《不能走那条路》，六十年代发表的《李双双小传》，和八十年代初创作的《芒果》、《王结实》等。作家长期生活在农村，他热爱农民，熟悉农民的生活和语言。他的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广阔画面。

作者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主题，并通过典型环境和真实的细节描写，准确而鲜明地刻画人物性格，塑造人物形象。作品语言朴素、自然、清新、流畅，表现了作者独特的风格。

# 前 言

李 准

去年秋天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约我将过去写的短篇小说、选一个集子，以供青年读者阅读。他们的用心是好的，可是我却有些为难。二十多年来，写了五十多篇小说，回过头来看看，自己很满意的并不多。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约请，选了这个集子。我想，我虽然不是一个精明的巧匠，但我还是一个较辛勤的工匠。三十年来，人民如饥如渴的需要文学作品，我做不出奶油面包，但我还作出了些“窝窝头”。在那些年月里，“窝窝头”也是需要的。

这个选本里大多数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。三十年来我国广大农民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。其实“曲折”本身就是路的性格。“大道直如发”的路总是很少的。农民的命运也就反映在这一条曲折的道路上。从土地改革后到五十年代的合作化，一直到今天实行各种“责任制”，中国农民在这三十年中，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和实践，这些

探索不但付出了汗水和泪水，还表现了坚定的意志。但他们永远是前进的。他们在前进中所走过的艰辛曲折的路程，我想对全人类都是有意义的，

我的小说反映了这一条曲折路程的渺小侧影，它不是计程碑，也不是路旁的参天大树，而是这一道路旁边的一棵棵小草，不过这些小草确是长在路边的，它看到了生活和命运的脚步。

在这些小说里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东西？我以为是有的。首先，我热爱生活，这些作品虽然很简陋，或者说很粗糙，但都是力求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的。我可以说一句：不管在五十年代，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，“生活就是那个样子。”我认为“文艺是生活的反映”这句话是对的；至于指导生活，历史本身就是最忠实指导生活前进的镜子。第二，我热爱劳动人民。这些小说里边的人物，不管是宋老定、李双双、肖淑英、韩芒种以至喜旺、铜锤、潘朝恩、王结实等人物我都喜欢。每一个作家的气质不同，有的明朗，有的严峻，有的乐观，有的深刻，象我这样的人大约是缺乏一点“深刻”的。我曾经解嘲说：“象我这样的人，即使钉在十字架上还是要笑的。”我不是不想严峻、深刻，而是我实在不会。在这里我可以老实说明，比如在刚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我写的反映现实的短篇很少。一方面因为我在写长篇，另一方面就是我无法用我的语言来讲那些故事。虽然我也受了冲击，但我不会“控诉”。一直到两年后，人们“痛定思痛”，把这种伤感情绪变成幽默解嘲，我才找到了我的语言和笔调。这样我才写出《王结实》和《芒果》等小说。

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些笑声并不“廉价”，有时是含着

眼泪的笑，有时是笑中带着眼泪。“笑”，总是和乐观接近的。我从劳动人民中吸取了乐观的气质，所以不管在任何困难和艰苦的时候，我总希望用笑声来唤醒他们身上的信心和希望。

第三，我是坚持从塑造人物出发的。因为我开始写作时，只有二十一二岁。当时并不是自觉地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。而是在创作实践中，经过读者的考验、帮助和批评家们的指导，逐渐弄清楚这一点。说到这里，我深深感到三十年来在中国当一个作家是既光荣又艰辛。由于长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，一个作家能够在那么多框框束缚中写出活生生的人物来，是多么不容易啊。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你写一点感情，说这是人情味；你写一点性格，说这是人性论；你写一点生活，说这是“写真实论”，你在每个人物身上多少写一点缺点，说你是“中间人物论”。……仅“中间人物”这一条“罪状”，我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批斗。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。我喜欢茶叶，我不喜欢戒烟茶。茶就是茶，不必要放入一些戒烟之类的药物。人物只要成为“典型”，它本身就具有时代精神的意义。

比如《不能走那条路》中的宋老定这个人物，我写了他的勤劳，俭朴，对土地的热爱和具有人道主义的阶级同情心的素质，也写了他自私、狭隘和背负封建因袭意识的一面。如果这也算得一个人物的话，我觉得他还是“站得住脚”的。我写了一个中国农民，我想今天作为我们认识农民的参考，也有他的微小意义。过去有些评论文章说：《不能走那条路》促进了合作化运动，是配合政治运动的典范，功莫大焉，现在又有人说《不

能走那条路》是农村极左政策的开始，罪莫大焉！我可以这么说：二十多年前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功，现在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过！我的使命就是写了宋老定这个人物。

和这个问题相类似的是《李双双小传》这篇小说。我这次仍然选进这个集子中。前年曾有人提出《李双双小传》是“宣传办食堂”的，不应该再选入集子。诚然，这篇小说写了办食堂的一些情节，对一种新生事物还没有经过生活考验写入小说，这是我的政治水平不高的表现。但是把《李双双小传》只看作是宣传办食堂的，我觉得对文艺功能的理解也太狭窄了。我写李双双和喜旺这两个人物，是写两种道德观的斗争，即什么是“老好人”，什么是“新好人”。同时也是写中国农村妇女参加社会的第一步时的觉醒！如果把这篇小说只看作宣传办食堂，我觉得有点不那么全面。

又如有些人说：我的优点就是及时地配合政治任务；另外又有些人说：他的小说失去价值就在于太积极配合政治了。在这两个“公堂”面前，我是无法说清楚的。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。第一，我是个革命作家，我要和群众一道革命；第二，我应该忠实地反映生活，塑造人物。失误总是有的，人是在不断吸取经验和教训中成长。食堂没有了，但李双双这个人物还存在，我想这也会引起我的一些思考。

最后，我想说明一点，最近对我过去写的一些小说引起了一些争论。有人写公开信，劝我不要“妄自菲薄”；有人说，我否定了《不能走那条路》。对于一些真正关心我的同志，我表示感谢；对于一些片面的话，我也不想解释。现在我自己选了这个小说集子，就可以说明我的观点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    | 1   |
| 不能走那条路  | 1   |
| 冰化雪消    | 18  |
| 孟广泰老头   | 85  |
| 李四先生    | 96  |
| 农忙五月天   | 102 |
| 芦花放白的时候 | 132 |
| 信       | 152 |
| 冬天的故事   | 167 |
| 一串钥匙    | 220 |
| 两匹瘦马    | 238 |
| 两代人     | 251 |
| 三月里的春风  | 265 |
| 李双双小传   | 278 |
| 耕云记     | 314 |
| 春笋      | 350 |
| 清明雨     | 372 |
| 芒果      | 395 |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飘来的生命 | 411 |
| 王结实   | 440 |
| 作家小传  | 478 |

# 不能走那条路

1 这几天，人人都在谈论着张拴卖地的事情了。

俗话不俗，“要得穷，翻毛虫”。张拴本来日子倒也能过，土改后分了十几亩地，要是不胡捣腾牲口，地种好，粮食也足够吃。可是他这个人偏偏好掂根鞭杆转牛绳，今年春天把一头红牡牛换了个小叫驴，回来做不成活，没喂够十天又卖了。算下来赔了二十多万<sup>①</sup>，想再买个牛犊，也买不住。这时乡干部对他说：“张拴你不要胡翻吧！‘翻拙弄巧，袍子捣个大夹袄’。”可是他就不服气，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万元，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来两条老口牛。到家偏偏碰上麦前霜灾，牛卖不上价。借草借料喂到犁旱地时候，好容易才算推出手，算下来一个驴价赔得干干净净，又欠下他妻妹夫几十万元的账。

“踢下窟窿背上账，象黄香膏药贴在身上。”张拴是个小农户，经不起这波折，黑夜白天怎样打算，也过不去这一脚。他妻妹夫还见天来要账，连襟亲戚，惹得脸青脸红，他也不想

---

<sup>①</sup> 当时的一万元，相当于现今人民币一元。

再说软话，就心一横：“卖地！卖‘一杆旗’，拣好地卖，看有人要没有！”

这“一杆旗”本是村子里头一份好地，形状象个三角旗子，紧靠着流水壕。一年两茬起，谁见谁眼红，是村里有名的“粮食囤”。张拴咬住牙卖这块地，一来是好卖；二来是他算着这二亩地能卖一百多万，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。因为种地他既种不好，同时他也觉着种地老不解渴。

一提起张拴卖地，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。有人猜这家买，有人猜那家买，谁也不能肯定。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泼点，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。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，但也常常说自己穷，打量他们也不敢动这大本头。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。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，二儿子东林又是个木匠，每月汇回来几十万。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几亩业，可是还有人不相信，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。

2 “人眼是秤”，这句话一点也没错说。宋老定今年一连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，一封一封里都有钱。这算把他愁住了，他一辈子没穿过一双洋袜子，可是也舍不得买，他只是把这些钱攒着又攒着。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饼，向他要过一次钱，他没给，又一次是互助组里预备合住在下凹地打一眼井，东山又向他要钱，他说：“这几个钱我有用处，到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东山是个硬汉子，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钱。不过最近，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。

宋老定一听说张拴要卖“一杆旗”地，就象他先前娶媳妇时花轿到门口那一会一样，心里又急又高兴，可又没法出去对人说。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。吃清早饭时就一本正经地把东山叫到屋子里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张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咋说哩？”东山简单地答了一句：“人家不准备卖。”

老定半天没吭声，东山端着饭碗出去了。

夜里，东山回来得很晚，见他爹噙着烟袋，不住气地吸。他妈在一边打盹。

老定看见他回来，就问：“区里有人找你，见他没有？”

“见他了。”东山说罢很想再说些话，可是他没想好应该咋说。老定是专门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。他想着东山有个别脾气，年轻人得慢慢顺说。

屋子里静得象没一个人。还是老定先开口，他磨磨蹭蹭地说：“我今天见王老三，他说张拴赌咒要卖这块地。‘一杆旗’这块地我摸底，那是黑氯土。只要雨水一灌，比上大粪还来劲”。他停了一下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说：“土地改革时分给张拴，我就想着咋没分给咱。不过咱是干部，当然不能跟他争这块地。现在要是他卖，咱可不能错过这机会！”他说着盯着东山的脸，又说：“做庄稼人啥贵重，还不是得有几亩土！”东山知道他要说这些话，正预备回答，老定又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要钱弄啥？还不是给你弟兄们打算，我能跟你们一辈子？”东山笑着说：“张拴那地不卖了，你别听王老三瞎扯。”

“他不卖！”老定笑了笑，“恐怕他那一屁股账没人给他还！”“他没有多少账。”东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说起来，“今后晌我和他商量了。卖地不是办法。张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

亩，就那十几亩地，卖了咋办？咱和张拴家从前都是贫农，他现在遇住困难，咱要帮助他。咱咋能买他这地！”老头听得不耐烦，他风言风语听别人说过：“东山是党员，他不会买地放账。”他想着大概儿子是因为这不敢买，就气冲冲地说：“咱咋不能买？就别人能买！买地卖地是周瑜打黄盖，一家愿打，一家愿挨，两情两愿，又不是凭党员讹他的，有啥不能买！”东山猛不防他爹会说这样话，自己一急就说：“爹！话不是这样说的！张拴卖地是不错，可是他不卖地也行，只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块钱，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。我已经答应借给他五十万块钱……。”老定没等他说完就问：

“你啥时候承当他？”他翻着两只带血丝的眼。

“今后晌承当他。”

东山话还没落地，老定忽地一声站起来了。脸憋的通红，脖子筋起得大高，他象发疯一样喊着：“这是东林挣的钱，不是你挣的。你借！你借！你咋没有把我借给他，你咋没有把你妈借给他！”

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。东山娘也被惊醒了。她埋怨着说：“你妹子有喜事啦，我问他要过几百回钱，想买点东西，他都不给，就想着买地。你还和他争个啥！”

3 父子俩闹这一场气不要紧，可慌坏了东山媳妇秀兰。她先跑到麦场上解劝公公，叫他回去。老头冷冷地说：“我不回去，我想坐一会！”接着他又缓缓地交代说：“不用扯旗放炮

的，不要弄得谁知道了。”

秀兰急忙回到家里，东山正躺在床上出长气。

“生气了，是不是？”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。

“我也没啥气可生！”东山故意装出平和的样子。秀兰却故意逗着他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咱爹那心事，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。他给老二买地就叫他买，你管他做啥哩！”东山一听秀兰说这话，就猛地坐起来说：“你怎么也说这话！现在不是说咱买或者别家买，问题是不能看着张拴把地都卖了，——他以后怎么过！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。共产党员不是挂个牌子呀！”接着他又缓缓地说：“我自己知道我没尽到责任。麦前我由张拴地边过，看见他地里麦长得象烧香一样，我就觉得难受。都是贫农，明知道他种庄稼没习惯，也没有去帮助他。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，说：‘看这块地的麦，赔不了籽种！’我脸上就象被打了一下一样。象你说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。亏你是个青年团员！”

这倒引起秀兰的话来了。秀兰说：“我问你，你在我跟前耍枪哩，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说哩！你既然能说这些，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说？”东山勉强地笑着说：“我没说完他就走了，我有啥办法！”秀兰故意绷着脸说：“我也得批评批评你。平时你见他连句话也不说，亲父子爷们没有坐到一块说过话。你饭一端，上街了。衣裳一披，上乡政府了。你当你的党员，他当他的农民，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话办，他当然和你吵架！”东山笑着说：“你倒给我上起课来了。”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。秀兰正准备说下去，忽然院子里响着老定“扑踢”“扑踢”的脚步声，东山急忙摆了摆手，秀兰住了口。老头到屋里后，东山静

听着上房的动静。没听清楚他娘说了句什么，老头接着拉长嗓子说：“他借钱他就借，只要他有钱！哪怕他借给人家万贯江山哩！”秀兰推了推东山，吃吃地笑着说：“这是叫你听哩！”

4 太阳刚露出鲜红的脸，村子里的早晨是冷清清的，田野里传来隐隐的吆牛声。

宋老定没有上地。他整整一夜没睡好觉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老是想着买地这一件事。天明一起身，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。

王老三解放前给地主当过账房，过去在村里跑来跑去，也算是个“事中人”。这几年村里人没多理他，不过他却挺会巴结人，见了干部就想尽方法说说进步话。过去看见宋老定，眼角就没扫过他；现在他看见村里群众挺拥护东山，见了老定就格外亲热起来。宋老定想买地这件事和他商量过，他就跑得象梭子一样。

老定刚跨进他家大门，他就迎上来说：“咦！老哥，我昨天就预备去找你，张拴那事有门路了。”

“听说他不想卖了？”老定慢吞吞地问。

“沅两天也不要紧，反正有我哩。他想借几个钱，不卖地，我说：‘你不愁吧，该卖就得卖，不受那洋症，借钱还是得还账呀！’他心里又有点活了，你放心！”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说：“保险能买到你手里。这地便宜着哩，明年一季麦就把你一多半本捞回来了。”老定讨厌王老三挤眉弄眼地